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中下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孫玉庭

騰錄監生臣林桂森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中

宋 袁樞 撰

安史之亂二

肅宗至德元載春正月乙卯朔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  
元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  
為中書侍郎李隨至睢陽有衆數萬丙辰以隨為河  
南節度使以前高要尉許遠為睢陽太守兼防禦使濮

陽客尚衡起兵討祿山以郡人王栖霞為衙前揔管攻拔濟陰殺祿山將邢超然顏杲卿使其子泉明賈深翟萬德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於京師張通幽泣請曰通幽兄陷賊乞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杲卿哀而許之至太原通幽欲自託於王承業乃教之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為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承業承業既竊其功利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

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壬戌城陷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杲  
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王承業使者至京師玄宗大喜  
拜承業羽林大將軍麾下受官爵者以百數徵顏杲卿  
為衛尉卿朝命未至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  
曰汝自范陽功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起至太守何  
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瞑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  
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  
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

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並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梟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所過殘滅於是鄴廣平鉅鹿趙上谷博陵文安魏信都等郡復為賊守饒陽太守盧全誠獨不從思明等圍之河間司法李魚將七千人景城長史李暉遣其子祀將八千人救之皆為思明所敗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

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走河北  
子儀薦李光弼癸亥以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  
萬人與之 甲子加哥舒翰左僕射同平章事 乙丑  
安祿山遣其子慶緒寇潼關哥舒翰擊却之 己巳加  
顏真卿戶部侍郎兼本郡防禦使真卿以李暉為副

二月丙戌加李光弼魏郡太守河北道採訪使 史思  
明等圍饒陽二十九日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  
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己亥至常山常山團練兵

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思義曰汝自知當死否思義不應光弼曰汝久更陳行視吾此衆可敵思明否今為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

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  
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  
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發  
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千人分為四隊使其矢發相繼  
賊不能當斂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為槍城於道南夾  
呼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之兵射之人馬中  
矢者大半乃退小憩以俟步兵有村民告賊步兵五千  
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歷九門南逢壁度憩息光

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竝水潛行至逢壁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上以吳王祗為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賁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河東張巡使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

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賊以  
為將使東擊淮陽救兵於襄邑破之俘百餘人拘於雍  
丘將殺之往見李庭望淮陽兵遂殺守者潮棄妻子走  
故賈賁得以其間入雍丘庚子潮引賊精兵攻雍丘賁  
出戰敗死張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衆自稱吳王先鋒  
使三月乙卯潮復與賊將李懷仙楊朝宗謝元同等四  
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莫有固志巡曰賊兵精銳有輕  
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小折然後城可

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  
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攻城設  
百礮環城樓堞皆盡巡於城上立木柵以拒之賊蟻附  
而登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  
擊之或夜縋斫營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  
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  
還軍聲大振 初戶部尚書安思順知祿山反謀因入  
朝奏之及祿山反上以思順先奏不之罪也哥舒翰素

與之有隙使人詐為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  
且數思順七罪請誅之丙辰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皆  
坐死家屬徙嶺外楊國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郭子儀  
至朔方益選精兵戊午進軍於代 戊辰吳王祗擊謝  
元同走之拜陳留太守河南節度使 壬午以河東節  
度使李光弼為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  
采訪使真卿以張澹為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萼年二十  
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

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餘萬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彊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平原兵新集尚未訓練自保恐不足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如乎萼曰清

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當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哉真卿竒之欲與之兵衆以為萼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以為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真卿問曰兵已行

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  
十萬出崞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  
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為  
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  
於幽陵郡縣之未下者平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  
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  
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  
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

變矣真卿曰善命錄事參軍李擇交及平原令范冬馥  
將其兵會清河兵四千及博平兵千人軍千堂邑西南  
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恭等將二萬餘人來逆戰三郡兵  
力戰盡日魏兵大敗斬首萬餘級捕虜千餘人得馬千  
匹軍資甚衆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軍聲大振時北海  
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  
騎五千度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  
進明屯平原城南休養士馬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

稍移於進明矣真卿不以為嫌真卿以堂邑之功讓進明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擇交冬馥微進資級清河博平有功者皆不錄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錄事參軍長安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遂克之李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

明絕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薦藉光弼以車五百乘之石邑取草將車者皆衣甲弩手千人衛之為方陳而行賊不能奪蔡希德引兵攻石邑張奉璋拒却之光弼

遣使告急於郭子儀子儀引兵自井陘出夏四月壬辰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共十餘萬甲午子儀光弼與史思明等戰於九門城南思明大敗中郎將渾瑊射李立節殺之瑊釋之之子也思明收餘衆犇趙郡蔡希德犇鉅鹿思明自趙郡如博陵時博陵已降官軍思明盡殺郡官河朔之民苦賊殘暴所在屯結多至二萬人少者萬人各為營以拒賊及郭李軍至爭出自效庚子攻趙郡一日城降士卒多虜掠光弼坐城門收所獲悉

歸之民大悅子儀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祿山太守郭  
獻璆光弼進圍博陵十日不拔引兵還恒陽就食安  
祿山使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谿  
殺之平盧遊奕使武陟劉客奴先鋒使董秦及安東將  
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真卿相聞請取  
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賈載齎糧及戰士衣助之真  
卿時惟一子頗纔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  
客奴為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玄志為安東副大都護

董秦為平盧兵馬使 南陽節度使魯炅立柵於湓水  
之南安祿山將武安珣畢思琛攻之五月丁巳炅衆潰  
走保南陽賊就圍之太常卿張垧薦夷陵太守號王巨  
有勇畧上徵吳王祗為太僕卿以巨為陳留譙郡太守  
河南節度使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  
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炅國珍本牂柯夷也戊辰巨引兵  
自藍田出趣南陽賊聞之解圍走 令狐潮復引兵攻  
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

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生平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挑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子儀乘之又敗之於沙河蔡希德至洛陽安祿山復使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廷玠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助思明合五萬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恒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

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  
倦矣可以出戰壬午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  
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鎗歸營  
奔於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  
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往來者皆輕騎竊過多  
為官軍所獲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  
高尚嚴莊詒之曰汝數年教我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  
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鄭數

州而已萬全何在汝自今勿來見我尚莊懼數日不敢  
見田乾真自闕下來為尚莊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  
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今四方軍壘雖多皆新  
募烏合之衆未更行陳豈能敵我薊北勁銳之兵何足  
深憂尚莊皆佐命元勲陛下一旦絕之使諸將聞之誰  
不內懼若上下離心臣竊為陛下危之祿山喜曰阿浩  
汝能豁我心事即召尚莊置酒酣宴自為之歌以侑酒  
待之如初阿浩乾真小字也祿山議棄洛陽走歸范陽

計未決是時天下以楊國忠驕縱召亂莫不切齒又祿  
山起兵以誅國忠為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  
誅國忠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  
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今朝廷重  
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  
乃奏潼關大軍雖盛而後無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  
選監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上許之使劍南軍將李  
福德等領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

為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灞  
上軍隸潼關六月癸未召杜乾運詣關白事斬之國忠  
益懼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  
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今  
始為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  
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扼之利在堅守況賊  
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  
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

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丙戌引兵出關己丑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庚寅官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翰與田良丘浮舟中流以觀軍勢見乾祐兵少趣諸軍使進王思

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官軍望而笑之乾祐嚴精兵陳於其後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槩不得用翰以氍毹車駕馬為前驅欲以衝賊日過中東風暴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塞氍毹車之前縱火焚之煙焰所被官軍不能開目妄

自相殺謂賊在煙中聚弓弩而射之日暮矢盡乃知無賊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不知所備於是大敗或棄甲竄匿山谷或相擠排入河溺死囂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見前軍敗皆自潰河北軍望之亦潰瞬息間兩岸皆空翰獨與麾下百餘騎走自首陽山西度河入關關外先為三塹皆廣二丈深丈人馬墜其中湏臾而滿餘衆踐之以度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

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  
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  
驛歸仁帥衆叩頭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戰棄之何面目  
復見天子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  
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繫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  
執之以東會賊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安祿  
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  
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祇在東平魯炅

在南陽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為司空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無效乃囚諸苑中潼關既敗於是河東華陰馮翊上谷防禦使皆棄郡走所在守兵皆散是日翰麾下來告急上不時召見但遣李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壬辰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劔南聞安祿山反即令副使崔圓陰具儲侍以備有急投

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癸巳國忠集百官於朝堂惶據流涕問以策畧皆唯唯不對國忠曰人告祿山反狀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仗下士民驚擾奔走不知所之市里蕭條國忠使韓號入宮勸上入蜀甲午百官朝者什無一二上御勤政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以京兆尹魏方進為御史大夫兼置頓使京兆少尹靈昌崔光遠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將軍邊令誠掌宮闈管鑰託以劔南節度大使潁王

璪將赴鎮令本道設儲侍是日上移仗北內既夕命龍  
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選閑廐馬九百  
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  
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  
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過  
左藏楊國忠請焚之曰無為賊守上愀然曰賊來不得  
必更斂於百姓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是日百官猶  
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門既啟則

宮人亂出中外擾攘不知上所之於是王公士民四出  
逃竄山谷細民爭入宮禁及王公第舍盜取金寶或乘  
驢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庫崔光遠邊令誠帥人救火又  
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餘人乃稍定光遠遣其子  
東見祿山令誠亦以管籥獻之上過便橋楊國忠使人  
焚橋上曰士庶各避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留內侍監高  
力士使撲滅乃來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  
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

民莫有應者日向中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舂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上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上亦掩泣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

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俄而尚食舉御膳以至上命先賜從官然後食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期未時皆集而行夜將半乃至金城縣令亦逃縣民皆脫身走飲食器皿具在士卒得以自給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復辨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

以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  
東討丙申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  
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李輔國以告太子太子未  
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  
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或射之中鞍國忠走  
至西門內軍士追殺之屠割肢體以槍揭其首於驛門  
外並殺其子戶部侍郎暄及韓國秦國夫人御史大夫  
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韋見素聞亂而

出為亂兵所搥腦血流地衆曰勿傷韋相公救之得免  
軍士圍驛上聞諠譁問外何事左右以國忠反對上杖  
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  
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  
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頰首而立久之京兆司  
錄韋諤前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  
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  
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

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高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視之玄禮等乃免冠釋甲頓首謝罪上慰勞之令曉諭軍士玄禮等皆呼萬歲再拜而出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韋諤見素之子也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丁酉上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謀反其將

吏皆在蜀不可往或請之河隴或請之靈武或請之太原或請還京師上意在入蜀慮違衆心竟不言所向韋諤曰還京當有禦賊之備今兵少未易東向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於衆衆以為然乃從之及行父老皆遮道請留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上為之按轡久之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主

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曰至尊遠冒險阻吾豈忍朝夕離左右且吾尚未面辭當還白至尊更稟進止涕泣跋馬欲西建寧王倓與李輔國執鞚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人情既離不可復合雖欲復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

尊豈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區區溫清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摠轡侍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殿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俶俟皆太子之子也已亥

上至岐山或言賊前鋒且至上遽過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至扶風上命悉陳之於庭召將士入臨軒諭之曰朕比來衰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知卿等皆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徧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

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廣平王俶曰日漸晏此不可駐衆欲何之皆莫對建寧王俟曰殿下昔嘗為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俟畧識其姓名今河西隴右之衆皆散降賊父兄子弟多在賊中或生異圖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賊入長安方虜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

圖大舉此上策也衆皆曰善至渭濱遇潼關敗卒誤與之戰死傷甚衆已乃收餘卒擇渭水淺處乘馬涉度無馬者涕泣而返太子自奉天北上比至新平通夜馳三百餘里士卒器械失亡過半所存之衆不過數百新平太守薛羽棄郡走太子斬之是日至安定太守徐穀亦走又斬之 辛丑上發扶風宿陳倉 太子至烏氏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至彭原募士得數百人是日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

軍勢稍振 壬寅上至散關分扈從將士為六軍使賴  
王璪先行詣劔南壽王瑁等分將六軍以次之丙午上  
至河池郡崔圓奉表迎車駕具陳蜀土豐稔甲兵全盛  
上大悅即日以圓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郡長史如  
故以隴西公瑀為漢中王梁州都督山南西道採訪防  
禦使瑀璪之弟也 王思禮至平涼聞河西諸胡亂還  
詣行在初河西諸胡部落聞其都護皆從哥舒翰沒於  
潼關故爭自立相攻擊而都護寔從翰在北岸不死又

不與火拔歸仁俱降賊上乃以河西兵馬使周泌為河西節度使隴右兵馬使彭元耀為隴右節度使與都護思結進明等俱之鎮招其部落以思禮為行在都知兵馬使 戊申扶風民康景龍等自相帥擊賊所署宣慰使薛摠斬首二百餘級庚戌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守將克扶風而守之 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以張通儒為西京留守崔光遠為京兆尹使安忠順將兵屯苑中

以鎮關中孝哲為祿山所寵任尤用事常與嚴莊爭權祿山使監關中諸將張通儒等皆受制於孝哲孝哲豪侈果於殺戮賊黨畏之祿山命搜捕百官宦者宮女等每獲數百人輒以兵衛送洛陽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垪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垪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西脅汧隴南侵江漢北割河東之半然賊將皆粗猛無遠略既克長安自以為得志日夜

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  
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李光弼圍博陵未下  
聞潼關不守解圍而南史思明踵其後光弼擊却之與  
郭子儀皆引兵入井陘留常山太守王侑將景城河間  
團練兵守常山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  
思明引兵逆擊之正臣大敗棄妻子走士卒死者七千  
餘人初真卿聞河北節度使李光弼出井陘即斂軍還  
平原以待光弼之命聞郭李西入井陘真卿始復區處

河北軍事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鹽池判官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隴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且籍朔方士馬甲兵穀帛軍須之數以獻之涵至平涼太子大悅會河西司馬裴冕入為御史中丞至平涼見太子亦勸太子之朔方太子從之鴻漸遲之族子涵道之魯孫

也鴻漸漪使少遊居後葺次舍庀資儲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少遊盛治宮室帷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秋七月辛酉太子至靈武悉命撤之甲子上至普安憲部侍郎房琯來謁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垪父子受

陛下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為相而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瑄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漠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徇

衆心為社稷計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  
靈武城南樓羣臣舞蹈上流涕歔歔尊玄宗曰上皇天  
帝赦天下改元以杜鴻漸崔漪竝知中書舍人事裴冕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關內采訪使為節度使徙治  
安化以前蒲關防禦使呂崇賁為之以陳倉令薛景仙  
為扶風太守兼防禦使隴右節度使郭英乂為天水太  
守兼防禦使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  
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

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  
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  
始尊勉元懿之曾孫也旬日間歸附者漸衆 丁卯上  
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  
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  
子隴西郡司馬劉秩試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東道  
嶺南黔中江南西道節度都使以少府監竇紹為之傳  
長沙太守李峴為都副大使盛王琦充廣陵大都督領

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  
府長史劉彙為之傳廣陵郡長史李成式為都副大使  
豐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  
度都使以隴西太守濟陰鄧景山為之傳充都副大使  
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竝於當路自供其諸路本節度  
使號王巨等竝依前充使其署置官屬及本路郡縣官  
竝任自簡擇署訖聞奏時琦珙皆不出閣惟璘赴鎮置  
山南東道節度領襄陽等九郡升五府經畧使為領南

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畧使為黔中節度  
領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為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  
領豫章等諸郡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  
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彙秩之弟也 安祿山使孫孝

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於崇仁坊剗其心以  
祭安慶宗凡楊國忠高力士之黨及祿山素所惡者皆  
殺之凡八十三人或以鐵梃揭其腦蓋流血滿街已已  
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庚午上皇至巴西太守

崔渙迎謁上皇與語悅之房琯復薦之卽日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韋見素為左相渙玄暉之孫也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泌已長上書言事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常謂之先生楊國忠惡之奏徙蘄春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

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乃止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廐馬二千匹逃歸朔方謀邀結諸胡盜據邊地上遣使宣慰之降者甚衆賊遣兵寇扶風薛景仙擊却之安祿山遣其將高嵩以敕書繒綵誘河隴將士大震關使郭英乂擒斬之同羅突厥之逃歸也長安大擾官吏竄匿獄囚自出京兆尹崔光遠以為賊且遁矣遣吏卒守孫孝哲宅孝哲以狀白

祿山光遠乃與長安令蘇震帥府縣官千餘人來犇已  
卯至靈武上以光遠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使之渭北  
招集吏民以震為中丞震瓌之孫也祿山以田乾真為  
京兆尹侍御史呂諲右拾遺楊綰奉天令安平崔器相  
繼詣靈武以諲器為御史中丞綰為起居舍人知制誥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與  
節度使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段秀實讓  
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常

自謂大丈夫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慙卽白宰如數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精兵七千人勵以忠義而遣之

敕改扶風為鳳翔郡 庚辰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玄宗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

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犇十餘里潮慙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

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頃之賊步騎七千餘衆屯白沙渦巡夜襲擊大破之還至桃陵遇賊救兵四百餘人悉擒之分別其衆媯檀及胡兵悉斬之滎陽陳留脅從兵皆散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河北諸郡猶為唐守常山大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怒因擊毬縱馬踐殺之時信都太守烏承恩麾下朔方兵三千人諸將遣使者宗仙運帥父老詣信都迎承恩

鎮常山承恩辭以無詔命仙運說承恩曰常山地控燕  
薊路通河洛有井陘之險足以扼其咽喉頃屬車駕南  
遷李大夫收軍退守晉陽王太守權統後軍欲舉城降  
賊衆心不從身首異處大將軍兵精氣肅遠近莫敵若  
以家國為念移據常山與大夫首尾相應則洪勲盛烈  
孰與為此若疑而不行又不設備常山既陷信都豈能  
獨全承恩不從仙運又曰將軍不納鄙夫之言必懼兵  
少故也今人不聊生咸思報國競相結聚屯據鄉村若

懸賞招之不旬日十萬可致與朔方甲士三千餘人相  
參用之足成王事若捨要害以授人居四通而自安譬  
如倒持劔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竟疑不決承恩承玘之  
族兄也是月史思明蔡希德將兵萬人南攻九門旬日  
九門偽降伏甲於城上思明登城伏兵攻之思明墜城  
鹿角傷其左脅夜犇博陵 顏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  
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討采  
訪處置使並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河北諸

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八月壬午朔以子儀為武部尚書靈武長史以李光弼為戶部尚書北都留守竝同平章事餘如故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赴太原先是河東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朝廷遣侍御史崔衆交其兵尋遣中使誅之衆侮易承業光弼素不平至是敕交兵於光弼衆見光弼不為禮又不時交

兵光弼怒收斬之軍中股栗 史思明再攻九門辛卯  
克之所殺數千人引兵東圍藁城 李庭望將蕃漢二  
萬餘人東襲寧陵襄邑夜去雍丘城三十里置營張巡  
帥短兵三千掩襲大破之殺獲大半庭望收軍夜遁癸  
巳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  
丁酉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  
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  
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

靈武傳位 辛丑史思明陷橐城 初上皇每酺宴先  
設大常雅樂坐部立部繼以鼓吹胡樂教坊府縣散樂  
雜戲又以山車陸船載樂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  
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  
祿山見而悅之既克長安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  
驅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臣光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堦惡  
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費財明皇恃

其承平不思後患彈耳目之玩窮聲妓之巧自謂帝王  
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已亦  
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  
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也

祿山晏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  
往歔歔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  
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祿  
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

並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支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於岐隴皆附之至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

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  
無壅皆薛景仙之功也 九月壬子史思明圍趙郡丙  
辰拔之又圍常山旬日城陷殺數千人 建寧王倓性  
英果有才畧從上自馬嵬北行兵衆寡弱屢逢寇盜倓  
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  
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  
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  
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

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以屬焉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旣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

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之置元帥府於禁中倣入則泌在府泌入倣亦如之泌又言於上曰諸將畏憚天威在陛下前敷陳軍事或不能盡所懷萬一小差為害甚大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臣與廣平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上許之時軍旅務繁四方奏報自昏至曉無虛刻上悉使送府泌先開視有急切者及烽火重封隔門通進餘則待明禁門鑰

契悉委俶與泌掌之 上欲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以

幽王守禮之子承寀為敦煌王與僕固懷恩使於回紇  
以請兵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  
使從安西兵入援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俟西北兵將至  
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庸調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戊  
辰發靈武 內侍邊令誠復自賊中逃歸上斬之 丙  
子上至順化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  
曰比以中原未靖權擡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羣臣

固請上不許寘寶冊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上以韋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專決於曾臆諸相拱手避之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塚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悅曰

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朕不保朝夕朕之全特天  
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對曰  
臣豈不知所以言者上皇有天下向五十年太平娛樂  
一朝失意遠處巴蜀南方地惡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  
敕意必以為用韋妃之故內慙不懌萬一感憤成疾是  
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言未畢上流涕被面降  
階仰天拜曰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遂抱泌頸  
泣不已 冬十月上發順化癸未至彭原 第五琦見

上於彭原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江漢而上至洋川  
令漢中王瑀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尋加琦山南  
等五道度支使琦作權鹽法用以饒房瑄上疏請自  
將兵復兩京上許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  
關兵馬節度等使瑄請自選參佐以御史中丞鄧景山  
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給事中劉秩為參謀  
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揖  
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瑄謂人曰賊曳落河雖多

安能敵我劉秩琯分為三軍使裨將楊希文將南軍自  
宜壽入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  
天入光進光弼之弟也 甲申令狐潮王福德復將步  
騎萬餘攻雍丘張巡出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賊遁去  
房琯以中軍北軍為前鋒庚子至便橋辛丑二軍遇  
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  
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  
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

卯瑄自以南軍戰又敗楊希文劉貴哲皆降於賊上聞瑄敗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敦煌王承寀至回紇牙帳回紇可汗以女妻之遣其貴臣與承寀僕固懷恩偕來見上於彭原上厚禮其使者而歸之尹子奇圍河間四十餘日不下史思明引兵會之顏真卿遣其將和琳將萬一千人救河間思明逆擊擒之遂陷河間執李奩送洛陽殺之又陷景城太守李暉赴湛水死思明使兩騎齎尺書以招樂安即時舉郡降又

使其將康沒野波將先鋒攻平原兵未至顏真卿知力不敵壬寅棄郡度河南走思明即以平原兵攻清河博平皆陷之思明引兵圍烏承恩於信都承恩以城降親導思明入城交兵馬倉庫馬三千匹兵五萬人思明送承恩詣洛陽祿山復其官爵饒陽裨將束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并力圍之外救俱絕太守李系窘迫赴火死城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

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僕有短策足下能聽之乎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鷺巢於幕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命張於木上鋸殺之詈不絕口以至於死賊每破一城城中人衣服財賄婦人皆為所掠男子壯者使之負擔羸

病老幼皆以刀槊戲殺之祿山初以卒三千人授思明使定河北至是河北皆下之郡置防兵三千雜以胡兵鎮之思明還博陵尹子奇將五千騎度河畧北海欲南取江淮會回紇可汗遣其臣葛邏支將兵入援先以二千騎奄至范陽城下子奇聞之遽引兵歸十一月令狐潮帥衆萬餘營雍丘城北張巡邀擊大破之賊遂走十二月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悉力拒守繞城百里廬舍林木皆盡期

年救兵不至祿山使阿史那承慶益兵攻之晝夜死鬪十五日城陷執愿堅送洛陽祿山縛於洛濱木上凍殺之 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

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  
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  
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  
所徵之兵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  
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  
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  
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  
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

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令狐潮  
李庭望攻雍丘數月不下乃置杞州築城於雍丘之北  
以絕其糧援賊常數萬人而張巡衆才千餘每戰輒克  
河南節度使虢王臣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  
濟陰陷於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將襲寧陵斷巡  
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拒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  
相見是日楊朝宗至寧陵城西北巡遠與戰晝夜數十  
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流尸塞汴而下賊收兵夜遁敕

以巡為河南節度副使巡以將士有功遣使詣號王巨  
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唯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  
與賜物巡移書責巨巨竟不應

二載春正月安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覩  
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小不如意動加箠撻或  
時殺之既稱帝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面皆因嚴莊  
白事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撻閹豎李豬兒被撻尤多  
左右人不自保祿山嬖妾段氏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

為後慶緒常懼死不知所出莊謂慶緒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慶緒曰兄有所為敢不敬從又謂豬兒曰汝前後受撻寧有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矣豬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豬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左右懼不敢動祿山捫枕旁刀不獲撼帳竿曰必家賊也腸已流出數斗遂死掘牀下深數尺以氈裹其尸埋之誠宮中不得泄乙卯旦莊宣言於外云祿山疾亟立晉王慶緒為太子尋即帝位尊祿山為太上皇然

後發喪慶緒性昏懦言辭無序莊恐衆不服不令見人  
慶緒日縱酒為樂兄事莊以為御史大夫馮翊王事無  
大小皆取決焉厚加諸將官爵以悅其心 史思明自  
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延玠自范陽引  
兵共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團練烏  
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以為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當  
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  
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未見敵先

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用之增壘於內壞輒補之思明使人取攻具於山東以胡兵三千衛送之至廣陽別將慕容溢張奉璋邀擊盡殺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下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趣其南攻東則趣西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未嘗少懈賊不得入光弼購募軍中苟有小技皆取之隨能使之入盡其用得安邊軍錢工三

善穿地道賊於城下仰而侮詈光弼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而入臨城斬之自是賊行皆視地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者陷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圍守益固光弼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賊喜不為備光弼使穿地道周賊營中楮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

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安慶緒以尹子奇為汴州刺史河南節度使甲戌子奇以歸檀及同羅奚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共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或一日至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之後遠

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丁丑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為內應 二月戊子至上至鳳翔 郭子儀自洛交引兵趣河東分兵取馮翊己丑夜河東司戶韓旻等翻河東城迎官軍殺賊近千人崔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攻城且拒官軍子儀擊破之乾祐走子儀追擊之斬首四千級捕虜五

千人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門擊之盡殪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遂平河東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洋川漢中上自散關通表成都信使駱驛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憩息既定李泌請遣安西及西域之衆如前策竝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此衆

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彊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  
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諸胡之兵性  
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  
必克兩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  
官軍必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休兵秣馬伺官軍之去  
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  
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  
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

兵馬使郭英入軍東原王難得軍西原丁酉安守忠等  
寇武功郭英入戰不利矢貫其頤而走王難得望之不  
救亦走思禮退軍扶風賊遊兵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  
里鳳翔大駭戒嚴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  
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安慶緒以史思明為  
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媯川王以牛廷玠領安  
陽軍事張忠志為常山太守兼團練使鎮井陘口餘各  
令歸舊任募兵以禦官軍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

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  
慶緒不能制 庚子郭子儀遣其子旰及兵馬使李韶  
光大將軍王祚濟河擊潼關破之斬首五百級安慶緒  
遣兵救潼關郭旰等大敗死者萬餘人李韶光王祚戰  
死僕固懷恩抱馬首浮渡渭水退保河東 上皇思張  
九齡之先見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尹子奇復引大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  
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命膏草野而賞不酬勲以

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遂椎牛大饗士卒盡軍  
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陳賊乃  
大潰斬將三十餘人殺士卒三千餘人逐之數十里明  
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  
賊攻圍不輟 辛未安守忠將騎二萬寇河東郭子儀  
擊走之斬首八千級捕虜五千人 夏四月上以郭子  
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庚寅李歸  
仁以鐵騎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使其將僕固懷恩

王仲昇渾釋之李若幽等伏兵擊之於白渠留運橋殺傷略盡歸仁游水而逸若幽神通之玄孫也子儀與王思禮軍合於西渭橋進屯潼西安守忠李歸仁軍於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官軍不進五月癸丑守忠偽遁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騎九千為長蛇陳官軍擊之首尾為兩翼夾擊官軍官軍大潰判官韓液監軍孫知古皆為賊所擒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中外戒嚴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

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信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童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魯吳守南陽賊將武令珣田承嗣相繼攻之城中食盡一鼠值錢數百餓死者相枕藉上

遣宦官將軍曹日昇往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為沮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偕往賊畏其銳不敢逼城中自謂望絕及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為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晁在圍中凡周歲晝夜苦戰力竭不能支壬戌夜開城帥餘兵數千突圍而出犇襄陽承嗣追之轉戰二日不能克而還時

賊欲南浸江漢賴昺拒其衝要南夏得全 司空郭子

儀詣闕請自貶甲子以郭子儀為左僕射 尹子奇益

兵圍睢陽益急張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

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

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將軍南霽雲郎將雷萬春

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至子奇麾

下營中大亂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

射子奇而不識乃剡蒿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

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  
軍退還 六月癸未田乾真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  
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光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  
諸將不同已者翻城來降乾真解安邑遁去 秋七月

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克高密琅邪殺賊二萬餘人壬  
子尹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先是許遠於城中積糧  
至六萬石號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遠固爭之  
不能得旣而濟陰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城至是食盡

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而賊糧運通  
兵敗復徵睢陽將士死不加益諸軍饋救不至士卒消  
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鬪遂為賊所圍張巡乃  
修守具以拒之賊為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  
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  
於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  
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  
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盡燒死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

閣鉤之所及莫不崩墜巡以大木末置連鑠鑠末置大  
鑠搗其鉤頭以革車拔之入城截其鉤頭而縱車令去  
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應投銷鑠賊又於城  
西北隅以土囊積柴為磴道欲登城巡不與爭利每夜  
潛以松明乾蒿投之於中積十餘日賊不之覺因出軍  
大戰使人順風持火焚之賊不能救經二十餘日火方  
滅巡之所為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於城  
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

丁巳賊將安武臣攻陝郡楊務欽戰死賊遂屠陝

以張鎬兼河南節度采訪等使代賀蘭進明 八月靈

昌太守許叔冀為賊所圍救兵不至拔衆犇彭城 睢

陽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之巡

守東北遠守西南與士卒同食荼紙不復下城賊士攻

城者巡以逆順說之往往棄賊來降為巡死戰前後二

百餘人是時許叔冀在譙郡尚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

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日蹙巡乃令南霽雲將三十騎

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霽雲出城賊衆數萬遮之霽雲直衝其衆左右馳射賊衆披靡止亡兩騎既至臨淮見進明進明曰今日睢陽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霽雲曰睢陽若陷霽雲請以死謝大夫且睢陽既拔即及臨淮譬如皮毛相依安得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泣且語曰霽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彊兵觀睢陽陷沒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

義士之所為乎因齧落一指以示進明日霽雲既不能  
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往往為泣下  
霽雲察進明終無出師意遂去至寧陵與城使廉垣同  
將步騎三千人閏月戊申夜冒圍且戰且行至城下大  
戰壞賊營死傷之外僅得千人入城城中將吏知無救  
皆慟哭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房瑄為相惡賀蘭進明  
以為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使俱兼  
御史大夫叔冀自恃麾下精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

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  
所襲也 戊辰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謂郭子儀曰事  
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 辛未御  
史大夫崔光遠破賊於駱谷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  
官李椿將二千人攻中渭橋殺賊守橋者千人乘勝至  
苑門賊有先屯武功者聞之犇歸遇於苑北合戰殺伯  
倫擒椿送洛陽然自是賊不復屯武功矣賊屢攻上黨  
常為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上黨 九

月丁丑希德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千里收騎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為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寧失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安慶緒以為特進囚之客省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賚惟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

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倣見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大喜謂倣為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晏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遠來相助何以食為宴畢即行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米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澧水之東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為賊所乘軍中驚亂賊爭趣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

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大呼奮擊當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皮垂郭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朔方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救擊之翦滅殆盡賊由是氣索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

填溝塹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且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返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癸卯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速得京師

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皆歸  
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  
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  
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  
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卽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  
兵自城南過營於滌水之東百姓軍士胡虜見俶拜者  
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俶  
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泣俶留長安鎮撫三

日引大軍東出以太子少傅號王巨為西京留守甲辰  
捷書至鳳翔百寮入賀上涕泗交頤卽日遣中使啖庭  
瑤入蜀奏上皇命左僕射裴冕入京師告郊廟及宣慰  
百姓上以駿馬召李泌於長安既至上曰朕已表請上  
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曰表可追乎上  
曰已遠矣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  
上曰為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  
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

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上讀之泣曰朕始以  
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言乃寤其失立命中使奉  
表入蜀 郭子儀引蕃漢兵追賊至潼關斬首五千級  
克華陰弘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  
史李勉言於上曰今元惡未除為賊所污者半天下聞  
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  
賊也上遽使赦之 冬十月丁未啖庭瑤至蜀 壬子  
興平軍奏破賊於武關克上洛郡 尹子奇久圍睢陽

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羸走必不遠古者戰國諸侯尚相救恤況密邇羣帥乎不如堅守以待之荼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癸丑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

以殺賊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其口視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為欲活之其徒曰彼守節者也終不為吾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為後患乃並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且死顏色不亂揚揚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幾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

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  
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  
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  
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  
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自興兵  
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將士或退散巡  
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為我還決之將士莫  
敢不還死戰卒破敵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

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閻丘曉使共救之曉素傲狠不受鎬命比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鎬召曉杖殺之張通儒等收餘衆走保陝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其御史大夫嚴莊將之就通儒以拒官軍並舊兵步騎猶有十五萬已未廣平王俶至曲沃回紇葉護使其將軍臯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駐軍嶺北郭子儀等

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賊  
逐之下山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  
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敗僵  
尸蔽野嚴莊張通儒等棄陝東走廣平王俶郭子儀入  
陝城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  
庚申夜慶緒帥其黨自苑門出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  
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壬戌廣  
平王俶入東京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

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成都使還上皇詔曰當與  
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來矣上憂懼不知所為數日後  
使者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不能食欲不  
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  
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癸亥上發鳳翔遣太子太師韋  
見素入蜀奉迎上皇 乙丑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  
濟右武鋒使渾釋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陳  
留人殺尹子奇舉郡降田承嗣圍來填於潁川亦遣使

來降郭子儀應之緩承嗣復叛與武令珣皆走河北制  
以填為淮南節度使 丙寅上至望賢宮得東京捷奏  
丁卯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舞躍呼  
萬歲有泣者上入居大明宮御史中丞崔器令百官受  
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立於含元殿前博鷹頓首請罪  
環之以兵使百官臨視之太廟為賊所焚上素服向廟  
哭三日是日上皇發蜀郡 安慶緒走保鄴郡改鄴郡  
為安成府改元天成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

將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  
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  
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 廣平王  
俶之入東京也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  
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  
己巳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  
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祇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  
皆繫之初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為采

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以實病白祿山後安慶緒亦使人彊昇至東京月餘會廣平王俶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媿其心以濟為祕書郎國子司業蘇源明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壬申上御丹鳳樓下制士庶受賊官祿為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

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為賊所污者勿問 癸酉回紇葉護自東京還上命百官迎之於長樂驛上與宴於宣政殿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陛下掃除范陽餘孽上賜而遣之十一月廣平王俶郭子儀來自東京上勞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張鎰帥魯晁來填吳王祇李嗣業李魚五節度徇河南河東郡縣皆下之惟能元皓據北海高秀巖據大同未下 己丑以回紇葉護為司空忠義

王歲遺回紇絹二萬匹使就朔方軍受之上之在彭

原也更以粟為九廟主庚寅朝享於長樂殿 丙申上

皇至鳳翔從兵六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

發精騎三千奉迎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

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

馬趨進拜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

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為上著之上伏地頓首固

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養餘齒汝之

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上皇曰臣等今日復睹二聖相見死無恨矣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也上固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上品嘗而薦之丁未將發行宮上親為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上親執轡行數步上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為天子五十年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萬歲上皇自開遠門入大明宮御含元殿慰撫百官乃詣

長樂殿謝九廟主慟哭久之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  
累表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戊午上御丹鳳樓赦  
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鉞楊國忠子孫不  
在免例立廣平王俶為楚王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  
空自餘蜀郡靈武扈從立功之臣皆進階爵加食邑有  
差李愬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  
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二載郡縣來  
載租庸三分蠲一近所改郡名官名一依故事以蜀郡

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以張良娣為淑妃立  
皇子南陽王係為趙王新城王僅為彭王潁川王儻為  
兗王東陽王傔為涇王儼為襄王倕為杞王僊為召王  
侶為興王侗為定王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  
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以為  
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彊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  
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  
善遏惡揚錄瑕棄功臣竊痛之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

軍之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素志設使巡  
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  
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今巡死大難不睹休明唯  
其令名是有榮祿若不時紀錄恐遠而不傳使巡生死  
不遇誠可悲焉臣敬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  
由是始息是後赦令無不及李愬等而程千里獨以生  
執賊庭不沾褒贈 甲子上皇御宣政殿以傳國寶授  
上上始涕泣而受之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大將北平

王李歸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羅六州胡數萬人皆潰歸  
范陽所過俘掠人物無遺史思明厚為之備且遣使逆  
招之范陽境曳落河六州胡皆降同羅不從思明縱兵  
擊之同羅大敗悉奪其所掠餘衆走歸其國慶緒忌思  
明之彊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往徵兵因密圖之判官  
耿仁智說思明曰大夫崇重人莫敢言仁智願一言而  
死思明曰何也仁智曰大夫所以盡力於安氏者迫於  
凶威耳今唐室中興天子仁聖大夫誠帥所部歸之此

轉禍為福之計也裨將烏承玘亦說思明曰今唐室再造慶緒葉上露耳大夫奈何與之俱亡若歸款朝廷以自湔洗易於反掌耳思明以為然承慶守忠以五千勁騎自隨至范陽思明悉衆數萬迎之相距一里所使人謂承慶等曰相公及王遠至將士不勝其喜然邊兵怯懦懼相公之衆不敢進願弛弓以安之承慶等從之思明引承慶等入內廳樂飲別遣人收其甲兵諸郡兵皆給糧縱遣之願留者厚賜分隸諸營明日囚承慶等遣

其將竇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並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亦以所部來降乙丑子昂至京師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子七人皆除顯官遣內侍李思敬與烏承恩往宣慰使將所部兵討慶緒先是慶緒以張忠志為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還范陽以其將薛萼攝恒州刺史開井陘路招趙郡太守陸濟降之命其子朝義將兵五千人攝冀州刺史以其將令狐彰為博州刺史烏承恩所至宣布詔旨滄瀛安深

德棣等州皆降雖相州未下河北率為唐有矣郭子儀還東都經營河北崔器呂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偽準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李峴以為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勲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理諲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

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  
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  
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上欲免張均張  
垧死上皇曰均垧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  
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  
不能活均垧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於九原因俯伏  
流涕上皇命左右扶上起曰張垧為汝長流嶺表張均  
必不可活汝更勿救上泣而從命安祿山所署河南尹

張萬頃獨以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頃之有自賊中  
來降者言唐羣臣從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  
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  
之

臣光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希烈等或貴為  
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言以規人主之失  
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竊富貴及四海橫潰乘輿播  
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乃屠酤

之所羞犬馬之不如儻更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齎粉寇手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謀議不預號令不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警蹕之所乃復責其不能扈從不亦難哉六等議刑斯亦可矣又何悔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中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下

宋 袁樞 撰

安史之亂三

乾元元年官軍既克京城宗廟之器及府庫資財多散  
在民間遣使檢括頗有煩擾正月乙酉敕盡停之乃命  
京兆尹李峴安撫坊市 二月丁未上御明鳳門赦天  
下改元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為年 安慶緒所

署北海節度使能元皓舉所部來降以為鴻臚卿充河北招討使 庚午以安東副大都護王玄志為營州刺史充平盧節度使 安慶緒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陳清河太守宇文寬皆殺其使者來降慶緒使其將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歸曷於鄴市凡有謀歸者皆誅及種族乃至部曲州縣官屬連坐死者甚衆又與其羣臣歃血盟於鄴南而人心益離慶緒聞李嗣業在河內夏四月與蔡希德崔乾祐將步騎二萬涉沁水

攻之不勝而還 辛卯新主入太廟上享太廟 張鎬

性簡澹不事中要聞史思明請降上言思明凶險因亂  
竊位力彊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  
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  
多詐臨難必變請徵入宿衛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  
自范陽及白馬來皆言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  
不切事機五月罷為荊州防禦使以禮部尚書崔光遠  
為河南節度使 贈故常山太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

曰忠節以其子威明為太僕丞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上在鳳翔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泣訴於上上乃出通幽為普安太守具奏其狀於上皇上皇杖殺通幽杲卿子泉明為王承業所留因寓居壽陽為史思明所虜裹以牛輦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表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

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  
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明有錢二  
百緡欲贖己女閔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  
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表履謙等妻子  
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一  
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  
之表履謙妻疑履謙衣食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  
乃始慙服 六月戊午敕兩京陷賊官三司推究未畢

者皆釋之已貶降者續處分 初史思明以列將事平  
盧軍使烏知義知義善待之知義子承恩為信都太守  
以郡降思明明思舊恩而全之及安慶緒敗承恩說  
思明降唐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為思明所  
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  
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  
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營說誘之諸將以白思明  
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

至范陽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惟其  
牀伏二人於牀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夜  
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為節度  
使二人於牀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索其裝囊得  
鐵券及光弼牒牒云承慶事成則付鐵券不然不可付  
也又得簿書數百紙皆先從思明反者將士名思明責  
之曰我何負於汝而為此承恩謝曰死罪此皆李光弼  
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

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榜殺承恩父子連坐死者二百餘人承恩弟承玘走免思明囚思敬表上其狀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會三司議陷賊官罪狀至范陽思明謂諸將曰陳希烈輩皆朝廷大臣上皇自棄之幸蜀今猶不免於死况吾屬本從安祿山反乎諸將請思明表求誅光弼思明從之命判官耿仁智與其僚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

矜草表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悉削去之寫表者以  
白思明思明命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  
活之復召入謂曰我任使汝垂三十年今日非我負汝  
仁智大呼曰人生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  
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亂捶  
腦流於地烏承玘韓太原李光弼表為昌化郡王充石  
嶺軍使 秋七月丁亥冊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  
伽闕可汗 乙未郭子儀入朝 八月庚戌李光弼入

朝丙辰以郭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丁巳子儀詣行營 回紇遣其臣骨啜特勒及帝德將驍騎三千助

討安慶緒上命朔方左武鋒使僕固懷恩領之 安慶

緒之初至鄴也雖枝黨離析猶據七郡六十餘城甲兵資糧豐備慶緒不親政事專以繕臺沼樓船酣飲為事其大臣高尚張通儒等爭權不叶無復綱紀蔡希德有才畧部兵精銳而性剛好直言通儒譖而殺之麾下數千人皆逃散諸將怨怒不為用以崔乾祐為天下兵馬

使摠中外兵乾祐愼戾好殺士卒不附九月庚寅命朔  
方郭子儀淮西魯炁興平李真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  
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  
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又命河東李光弼關  
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  
弼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  
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  
始冬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破安

太清斬首四千級捕虜五百人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丙午遣使告捷魯炆自陽武濟季廣琛崔光遠自酸棗濟與李嗣業兵皆會子儀於衛州慶緒悉舉鄴中之衆七萬救衛州分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田承嗣將下軍慶緒自將中軍子儀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壘垣之內令曰我退賊必逐我汝乃登壘鼓譟而射之既而與慶緒戰偽退賊逐之至壘下伏兵起射之矢如雨注賊還走子儀復引兵逐之慶緒大敗獲其弟慶和殺之

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之至鄴許叔冀董秦王思  
禮及河東兵馬使薛兼訓皆引兵繼至慶緒收餘衆拒  
戰於愁思岡又敗前後斬首三萬級捕虜千人慶緒乃  
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李光弼引兵繼至慶緒窘急遣  
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思明發范陽兵十  
三萬欲救鄴觀望未敢進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  
於滏陽遙為慶緒聲勢十一月崔光遠拔魏州丙戌  
以前兵部侍郎蕭華為魏州防禦使會史思明分軍為

三一出邢洺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趣魏州郭子儀奏以  
崔光遠代華十二月癸卯敕以光遠領魏州刺史史  
思明乘崔光遠初至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崧拒  
之賊勢盛處崧連戰不利還趣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  
處崧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腰斬處崧處崧驍將  
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鬪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丁卯思  
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壇於魏州城北自稱大

聖燕王以周摯為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  
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  
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  
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  
其衆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鎮西節度使李嗣業  
攻鄴城為流矢所中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  
衆初嗣業表段秀實為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時諸軍屯  
戍日久財竭糧盡秀實獨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

行營相繼於道 二月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  
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井泉皆溢構棧而  
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直錢  
四千淘牆麩及馬尿以食焉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諸  
軍既無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  
出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諸  
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而遙脅之又每  
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即散歸其營諸

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采甚艱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繼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邏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為遊軍未介意思明直

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炁先與之戰殺傷相半魯炁中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官吏南奔襄鄧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

子儀至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犇缺門諸將繼至  
衆及數萬議捐東京退保蒲陝都虞候張用濟曰蒲陝  
薦饑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遊奕  
使靈武韓遊瓌將五百騎前趣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千繼  
之周摯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兵  
築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帥將士妻子及公私輜重  
自野戍度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蒞非元禮至而軍焉  
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圓階封貶蘇震為

濟王府長史削銀青階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衆還屯鄴城南安慶緒收子儀等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任公暫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明請

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  
徧示將士咸稱萬歲乃手疏唁慶緒而不稱臣且曰願  
為兄弟之國更作藩籬之援鼎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  
之禮固不敢受並封表還之慶緒大悅因請歃血同盟  
思明許之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令軍士擐甲  
執兵以待之引慶緒及諸弟入至庭下慶緒再拜稽首  
曰臣不克荷負棄失兩都久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  
皇之故遠垂救援使臣應死復生摩頂至踵無以報德

思明忽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為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即命左右牽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官思明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緒先所有州縣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欲遂西畧慮根本未固乃留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辛卯以荔非元禮為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

使元禮復以段秀實為節度判官 丙申以郭子儀為

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以河西節度  
使來填行陝州刺史充陝虢華州節度使 夏四月庚

子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旻於潞城東

九節度之潰於相州也魯炆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  
儀退屯河上李光弼還太原炆慙懼飲藥而死 史思

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立其妻辛氏為皇后子朝  
義為懷王以周摯為相李歸仁為將改范陽為燕京諸

州為郡 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為鄭陳潁亳節度使  
觀軍容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  
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  
帥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  
皆變 八月壬戌以李光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  
使 九月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  
將兵三千從已向河南分為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  
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皋

周摯自胡良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為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為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為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

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  
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  
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  
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  
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  
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  
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  
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

宅侍中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崕嶺龍門皆應  
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  
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  
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為守備光  
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  
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  
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  
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

士卒無不嚴辦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  
掎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  
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  
於陝冬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羣臣上表諫乃  
止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  
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  
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左  
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

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為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朱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為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贖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

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  
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  
歸賊衆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  
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  
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  
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  
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  
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羶裹鐵以

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  
又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  
去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度  
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  
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  
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  
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  
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

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  
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  
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  
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  
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  
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  
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  
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

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為五臺府果毅己亥以庭  
暉為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  
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  
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  
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旦當降賊喜斂軍以待  
之抱玉繕完成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  
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  
五百拔柵突圍降於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渾城外置

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渾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填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為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為吾填塹何為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却

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見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為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遽帥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

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騎三百與之二  
百光弼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颺旗緩任爾擇  
利而戰吾急颺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決之少退  
者斬又以短刀置韉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  
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  
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  
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  
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

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璜玉李泰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擊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為右金吾大將軍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秦為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名李忠臣發安西北庭兵

屯陝以備史思明 十一月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  
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擊破  
之於礪子坂得馬六百匹歸仁走以伯玉為鎮西四鎮  
行營節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寧沙柵之間屢  
破之

上元元年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餘  
如故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明救之癸卯光弼逆  
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三月庚寅李光

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斬首千五百餘級 閏月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為司空 己卯史思明入東京 六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思明之兵於鄭州 冬十一月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 史思明遣其將田承嗣將兵五千徇淮西王同芝將兵三千人徇陳許敬江將二千人徇兗鄆薛鄂將五千人徇曹州十二月充鄆節度使能元皓擊史思明兵破之

二年春正月癸卯史思明改元應天 或言洛中將士  
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陝州觀軍  
容使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於上上敕李光弼等進取  
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  
懷恩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  
厚曲容之每用兵臨敵倚以集事李光弼性嚴一裁之  
以法無所假貸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朝恩言東  
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使出師光弼不得已使

鄭陳節度使李抱玉守河陽與懷恩將兵會朝恩及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洛陽戊寅陳於却山光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以進可以退若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陳未定進兵薄之官軍大敗死者數千人軍資器械盡棄之光弼懷恩度河走保聞喜朝恩伯玉奔還陝抱玉亦棄河陽走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史思明猜忌好殺羣下小

不如意動至族誅人不自保朝義其長子也常從思明將兵頗謙謹愛士卒將士多附之無寵於思明思明愛少子朝清使守范陽常欲殺朝義立朝清為太子左右頗泄其謀思明既破李光弼欲乘勝西入關使朝義將兵為前鋒自北道襲陝城思明自南道將大軍繼之三月甲午朝義兵至礪子嶺衛伯玉逆擊破之朝義數進兵皆為陝兵所敗思明退屯永寧以朝義為怯曰終不足成吾事欲按軍法斬朝義及諸將戊戌命朝義築三

隅城欲貯軍糧期一日畢朝義築畢未泥思明至詬怒之令左右立馬監泥斯須而畢思明又曰俟克陝州終斬此賊朝義憂懼不知所為思明在鹿橋驛令腹心曹將軍將兵宿衛朝義宿於逆旅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俛首不應悅等曰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善為之勿驚聖人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謀告之曹將

軍知諸將盡怨恐禍及已不敢違是夕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宿衛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入至思明寢所值思明如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思明聞有變踰垣至殿中自韉馬乘之悅嫌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遂擒之思明曰亂者為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曰我朝來語失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於柳泉驛囚之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朝義曰不驚聖人

乎悅曰無時周摯許叔冀將後軍在福昌悅等使許季  
常往告之摯驚倒於地朝義引軍還摯叔冀來迎悅等  
勸朝義執摯殺之軍至柳泉悅等恐衆心未壹遂縊殺  
思明以璫裹其尸橐駝負歸洛陽朝義即帝位改元顯  
聖密使人至范陽敕散騎常侍張通儒等殺朝清及朝  
清母辛氏並不附已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戰城中  
數月死者數千人范陽乃定朝義以其將柳城李懷仙  
為范陽尹燕京留守時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為丘

墟而朝義所部節度使皆安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召之多不至畧相羈縻而已不能得其用 李光弼

上表固求自貶制以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河中節度使 夏四月乙亥青密節度使向衡破史朝義兵斬首五千餘級 丁丑兗鄆節度使能元皓破朝義兵 五月己丑李光弼自河中入朝 初史思明以其博州刺史令狐彰為滑鄭汴節度使將數千兵戍滑臺彰密因中使楊萬定通表請降從屯杏園度思明疑之遣其將

薛岌圍之彰與岌戰大破之因隨萬定入朝甲午以彰  
為滑衛等六州節度使 戊戌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擊  
史朝義范陽兵破之 復以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太  
尉兼侍中都統河南淮南東西山南東荆南江南西浙  
江東西八道行營節度出鎮臨淮 六月甲寅青密節  
度使能元皓敗史朝義將李元遇 秋八月己巳李光  
弼赴河南行營 建子月神策節度使衛伯玉攻史朝  
義拔永寧破澠池福昌長水等縣 建丑月平盧節度

使侯希逸與范陽相攻連年救援既絕又為奚所侵乃悉舉其軍二萬餘人襲李懷仙破之因引兵而南

寶應元年建寅月李光弼拔許州擒史朝義所署潁川太守李春朝義將史參救之丙午戰於城下又破之

戊申平盧節度使侯希逸於青州北度河而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建卯月戊辰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與史朝義將謝欽讓戰於申州城下為賊所虜淮西震駭會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攻汴州朝義召欽讓兵救之

史朝義圍李抱玉於澤州建巳月庚戌李抱玉破史

朝義兵於城下

甲寅上皇崩

史朝義自圍宋州數

月城中食盡將陷刺史李岑不知所為遂城果毅開封  
劉昌曰倉中猶有麴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  
太尉必救我城東南隅最危昌請守之李光弼至臨淮  
諸將以朝義兵尚彊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  
為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賊安知吾  
之衆寡遂徑取徐州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

大破之 秋九月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  
且徵兵討史朝義清潭至其廷回紇登里可汗已為朝  
義所誘云唐室繼有大喪今中原無主可汗宜速來共  
收其府庫可汗信之清潭致敕書曰先帝雖棄天下今  
上繼統乃昔日廣平王與葉護共收兩京者也回紇業  
已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唐之心乃困辱  
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且曰回紇舉國十萬衆至矣京師  
大駭上遣殿中監樂子昂往勞之於忻州南可汗請與

僕固懷恩相見懷恩時在汾州上令往見之懷恩為可  
汗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  
義可汗欲自蒲關入由沙苑出潼關東向樂子昂說之  
曰關中數遭兵荒州縣蕭條無以供擬恐可汗失望賊  
兵盡在洛陽請自土門略邢洺懷衛而南得其資財以  
充軍裝可汗不從又請自太行南下據河陰扼賊咽喉  
亦不從又請自陝州大陽津渡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  
進乃從之 冬十月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辛酉

辭行以兼御史中丞樂子昂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以  
中書舍人韋少華為判官給事中李進為行軍司馬會  
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史朝義上欲以郭子  
儀為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朔方節度使  
僕固懷恩同平章事兼絳州刺史領諸軍節度行營以  
副貳 戊辰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為前  
鋒陝西節度使郭英乂神策觀軍容使魚朝恩為殿自  
澠池入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

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辛未懷恩等軍於同軌史朝義聞官軍將至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獨與漢兵來宜悉衆與戰若與回紇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壬申官軍至洛陽北郊分兵取懷州癸酉拔之乙亥官軍陳於橫水賊衆數萬立柵自固懷恩陳於西原以當之遣驍騎及回紇竝南山出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陳於昭覺寺官軍驟擊之殺傷甚衆而賊陳不動魚

朝恩遣射生五百人力戰賊雖多死者陳亦如初鎮西  
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  
衆中賊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敗轉戰於石  
榴園老君廟賊又敗人馬相蹂踐填尚書谷斬首六萬  
級捕虜二萬人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  
及河陽城獲其中書令許叔冀王佖等承制釋之懷恩  
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及朔方  
兵馬使高輔成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至鄭州再戰

皆捷朝義至汴州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閉門拒之朝  
義奔濮州獻誠開門出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  
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  
為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回  
紇悉置所掠寶貨於河陽留其將安恪守之十一月丁  
丑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度河懷恩進攻滑州拔  
之追敗朝義於衛州朝義睢陽節度使田承嗣等將兵  
四萬餘人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長驅至

昌樂東朝義帥魏州兵來戰又敗走於是鄴郡節度使  
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於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  
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於河東節  
度使辛雲京嵩楚玉之子也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按  
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  
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表言之朝廷密為之備懷  
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已制東京及河南北受偽  
官者一切不問 丁酉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統

恒趙深定易五州賜姓李名寶臣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王武俊說寶臣曰今河東兵精銳出境遠鬪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衆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寶臣乃撤守備舉五州來降及復為節度使以武俊之策為善擢為先鋒兵馬使武俊本契丹也初名沒諾干郭子儀以僕固懷恩有平河朔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己亥以懷恩為河北副元帥加左僕射兼中書令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史朝義走至

貝州與其大將薛忠義等兩節度合僕固瑒追之至臨  
清朝義自衡水引兵三萬還攻之瑒設伏擊走之回紇  
又至官軍益振遂逐之大戰於下博東南賊大敗積尸  
擁流而下朝義奔莫州懷恩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  
使郝庭玉與田神功辛雲京會於下博進圍朝義於莫  
州青淄節度使侯希逸繼至

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屢出戰皆敗田承嗣說朝義令  
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承嗣自請留守莫州朝義從

之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朝義既去承嗣卽以  
城降送朝義母妻子於官軍於是僕固瑒侯希逸薛兼  
訓等帥衆三萬追之及於歸義與戰朝義敗走時朝義  
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因中使駱奉仙請降遣兵馬使  
李抱忠將兵三千鎮范陽縣朝義至范陽不得入官軍  
將至朝義遣人諭抱忠以大軍留莫州輕騎來發兵救  
援之意因責以君臣之義抱忠對曰天不祚燕唐室復  
興今既歸唐矣豈可更為反覆獨不愧三軍邪大丈夫

恥以詭計相圖願早擇去就以謀自全且田承嗣必已  
叛矣不然官軍何以得至此朝義大懼曰吾朝來未食  
獨不能以一餐相餉乎抱忠乃令人設食於城東於是  
范陽人在朝義麾下者竝拜辭而去朝義涕泣而已獨  
與胡騎數百旣食而去東奔廣陽廣陽不受欲北入奚  
契丹至溫泉柵李懷仙遣兵追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  
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甲辰朝義首  
至京師 秋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

孝皇帝壬子赦天下改元諸將討史朝義者進官階加  
爵邑有差冊回紇可汗為頡咄登甯施令俱錄英義建  
功毗伽可汗可敦為婆墨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左右殺  
以下皆封賞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下